

牛司令

吕
梁



呂 梁 著

牛 司 公



中國人民出版社

牛 司 令

吕 梁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5.5印张 插页2 92千字

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2,300册

书号: 10113·147 定价 0.41元

内 容 提 要

冯小山是一个顽皮的放牛娃，他自小为抵债而成了官僚地主罗福家的小长工。出于对罗福的仇恨，他用恶作剧的方式惩罚这个官僚地主分子，自己也因此而吃尽了苦头。后来，在党的教育指引下，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小战士，在反对反动派的征兵、征粮、征税的斗争中，为游击队送信送情报；在壮丁暴动中，还用牛群阻止了敌人的马队对暴动壮丁的追捕；最后参加了游击队，攻打罗家大院，配合解放军解放了自己的家乡。

本书故事性强，情节曲折、生动、惊险，富于儿童情趣。

封面设计 **梁惠统**

封面题字 **刘名涛**

目 录

- 一、拔马尾.....(1)
- 二、火红的梦.....(14)
- 三、气死老虎.....(28)
- 四、接岗.....(43)
- 五、壮丁造反.....(59)
- 六、牛群胜马队.....(71)
- 七、老虎变泥猪.....(83)
- 八、虎口夺粮.....(96)
- 九、风雨无阻.....(109)
- 十、关不住的鹰.....(124)
- 十一、接过先辈的枪.....(139)
- 十二、大围歼.....(152)
- 十三、真正的骑兵.....(165)

一 拔马尾

冯小山被拉进罗家当小放牛时，还没有牛屁股高，可现在快十二岁了。他跑到“大角”水牛身边，象小燕子似的轻盈一跳，便骑到了牛背上，吹响那根长笛：

“嘟嘟呜，嘟嘟呜——”

十多头水牛很听话，按着笛音的节拍，扬角甩尾一字拉开，紧跟着“大角”走进荔枝林来啦。因为他把一群顽牛驯得服服贴贴的，所以放牛娃们把冯小山封作“牛司令”。

这荔枝林从前是冯小山家的，早就被罗家霸占去了。现在荔枝熟了，在绿叶丛中，一球球的果子，红艳艳的，沉甸甸的，几乎压断了树枝。小孩见荔枝，真眼馋，喉咙都快要伸出手来了。可冯小山呢，一点儿也不馋，他望着荔枝树在想心事呢。他曾经听舅舅说过，这些果树是爷爷和阿爸种的。爷爷欠了罗家的租债，阿爸还不清，罗家占了果园，还把阿爸拉去做长工。后来阿爸怎么死去的，舅舅就不肯说了。阿妈怎样死的，小山也不知道，只知道自己是由舅妈抚养，和春表妹同吃舅妈的奶水长大的。也是因为还不

清罗家的阎王债，春表妹被拉到罗家做丫头。舅妈又气又饿，前年也死去了。如今小山的亲人，就只有舅舅和春表妹了。想起这些气人的事，那一球球红艳艳的荔枝，就象一团团烈火，烧得冯小山心里都快要冒出火花来了……

忽然间，一只画眉鸟在树上唱歌。画眉鸟号称“山林歌手”，它的歌声婉转，调子悠扬，可真迷人。小山心里一喜，轻手轻脚从牛背上滑下来，走近那棵荔枝树，左瞅右瞄。老画眉经验多，很快发现了树下的小山，扑楞楞一下子飞到另一棵树上，焦躁地跳上跳下。吱吱啾啾叫个不停，原来是它的窝在小山头顶的树杈上呢。窝里的小画眉，年纪小不懂事，还有一个劲地学着妈妈的腔调，唱着妈妈刚刚教会的歌儿。

小山比猴子还灵巧，三脚两脚便爬到树上，抓住了这只小画眉。

“小山，小山！”矮壮的小胖扬着竹鞭跑进荔枝林，拉住小山的胳膊说：“老虎司令回家了，不坐小汽车，骑匹大白马，还有一匹大黄马。”

“啾啾啾！”小山吹着口哨逗着小画眉，只听小胖说什么白马黄马，头也不回，说：“他骑他的马，我骑我的牛，他当他的骑马司令，我当我的牛司令，牛头不碰他马嘴！”

“给我，给我！”小胖看见小山手上的画眉，伸手要抢。小山说是送给春妹的，小胖马上不抢了。

小山想：春妹象关在笼里的小鸟，孤零零的没个伴儿，抓只小画眉给她做伴，她该多高兴啊！

两个小伙伴跑出林子，正好碰上罗家的一群丫头来摘荔枝。春妹挽着竹筐，短发齐耳，脸儿圆，眼睛亮，鼻梁高，菱角似的小嘴两边，有两个浅浅的小酒涡。身材体态和小山真象双胞胎，不同的是小山放牛多年，风吹日晒，变得黑不溜秋的了。

小山把画眉鸟送到春妹手上，小姑娘多少天不曾笑过了，她捧着鸟儿，眯着笑眼说：“哟，多好看哪，哥，你再捉一只，有了伙伴它才肯吃肯唱呀！”

小山说：“你能养活一只就好了。可别让罗家的馋猫拖走了！”

小山和春妹谈得正来神，两只大狼狗狺狺吠着，张牙舞爪跟着罗拉稀往荔枝林走来。罗拉稀是“老虎头”司令罗福独生的宝贝儿子，十四、五岁了，长得象根细骨伶仃的麻秆，苍白的肉蛋脸上，巴眨不停的眼睛有点斜视。因为娘老子的溺爱，让他一天到晚吃香喝甜的，弄得常拉肚子，所以别人管他，叫“罗拉稀”。

罗拉稀看中了春妹手里美丽的画眉，便冷不防地抢过来，嘻笑着对小鸟说：“给你买个金丝笼房子住，

跟我一样吃糖吃鸡腿。”

春妹生气地说：“抢人家的东西，不害羞！”

“是我家养的鸟，你偷来的！”

“小山哥刚捉到的！”春妹要抢回鸟儿，被罗拉稀一脚踢倒在地上。

小山跑到跟前，扶起春妹，转身对罗拉稀说：“抢了东西还打人，把鸟儿还给我，是我在树上捉的，我放飞了也不给你！”

罗拉稀知道小山气力不小，是村里头号大力士，他怕吃小山的拳头，哆嗦着退了几步，又不甘心交还小画眉，便狠狠地把鸟儿摔在地上，又踩上一脚，便带着狼狗一起跑开了。

春妹差点哭了，小山冲着逃跑的罗拉稀喊道：“有种的别跑，看我不揍你！”接着安慰春妹，“我会装鸟，给你另捉一只更美丽的，不要在恶人面前哭鼻子！”春妹点点头，挽起竹筐，自去采摘荔枝去了。

小山和小胖赶牛到荔枝林边的苦命塘去，清水汪汪的塘边，有一间崩塌了的泥砖屋，断墙被烧得黑糊糊的。这里原先是冯小山的老家，小山听说屋是被罗家烧的，现在屋圈里，还有塌了的灶，长满野草的小天井边，还有一丛年年秋天都开花的金菊。

小山猛听得一阵“咳咳”的马嘶声。水塘边，罗福的马夫正在给两匹高头大马洗身。当中有一匹全身

长着雪白的短毛，是国民党参谋总长白崇禧送给老部下罗福的白鬃烈马，人们就管它叫“白老总”。另一匹大黄马，是广西省主席黄旭初送的，当地人大都没有读书识字，便有边读边，把个“旭”字错念成“九”字，这匹大黄马就被人们叫成：“大黄九”。

那马夫哼着怪调子，正给大黄九刷屁股。白老总被洗得一身清爽，自个儿在塘边吃草，长长的尾巴左甩右甩，驱赶叮在身上的牛蝇。

小山正想找几根马尾毛，给春妹套一只小鸟，现在白老总送上门来啦！他叫小胖帮看牛，自己猫腰在草丛里穿行，悄悄靠近白老总，心里怦怦跳着，一想到要套鸟给春妹，他忙咬起嘴唇，定定神。刚要伸手拔马尾，可白老总甩尾到另一边去了。

白马尾又甩过来了，小山猛揪一把，心太急，扯得太多了，白老总痛得冒了火，咳嗽怒叫，后蹄乱踢。小山乖巧地就地一滚，爬起便跑，还得意地扬起那一绺马尾毛，不住地在头顶摇晃。

“冯小山，老子饶不了你，敢拔司令的马尾！”扁鼻马夫边骂边追。小山嘿嘿笑着猛跑，闪到断墙边。冷不防马夫绕了过来，在墙角拐弯处逮住了他。马夫扭住小山的胳膊，狠狠扇着小山的后脑勺：“打死你这个顽童星！”

小山不哭也不喊，捏住马尾毛不放手。小胖见自

己的伙伴遭了打，机灵地捡起一块石头，瞄准准的砸过去，不偏不倚打中了白老总，烈马狂嘶着，撒蹄便跑，大黄九也跳上塘岸，拖着马缰绳跟着跑。

马夫慌忙放开小山，追马去了。小山啐了一口唾沫，说：“老虎头骑白老总，还比不上我们骑大水牛来得开心！”

小山骑上“大角”水牛背，吹起竹笛。不多久，罗家大屋四大户的放牛娃也都赶着牛群，到苦命塘边来了。几十头水牛贪凉快，争着下水。

孩子们趁水牛群在塘里泡水，便聚集在竹荫下。有的做笛子，有的做弹弓，只有小山用马尾毛编装鸟的套子，一心想套住一只八哥，让春妹教它说话：“罗拉稀，该死！该死！”

放牛娃都是些耳朵灵，嘴巴快的聪明孩子，聚在一块，便七嘴八舌地争吵起连自己都不太懂的怪事来。

铲地虎罗寿家的放牛娃说：“四爷骑的大黑马，被山南边的游击队打死啦，他回家打老婆出气，说是她骑过他的马才招来晦气，差点送了命！”

小山兴趣来了，说：“哼，死了大黑马，还便宜他呢，听说，有个姓戴的什么少将，坐在小汽车里，挨游击队开排子枪打死呢！”

小胖嘴快，抢着说：“这算什么，少将有多大？

还没有我的白尾牛大吧？‘笑面虎’大爷跟‘铲地虎’四爷说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大爷说，老蒋的亲兵亲将，差不多个个输给共军。什么兵团司令、军长，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就算白老总运气好，只丢一个军。老虎头司令原先只是一个师长，听说军长是管师长的！”

小山说：“师长还管旅长呢，老虎头起初是村里的赌棍，他当摊官，这是我舅舅亲眼见过的。当摊官输光了本钱，才跑去李宗仁那里当排长，懂吗？李宗仁那时是吃了败仗的营长，从山南边逃回玉林州。他经过这里，没有家安身，还睡猪肉台过夜呢，赌输了钱，人家要剥他的衣服，老虎头劝开了。摊官救了赌博佬，后来姓李的在六万山里扯旗，给老虎头当个排长。”

小胖争着说：“这个我听老人说过，姓李的当司令，司令就和山大王一样。那时，他只有一千支破枪，两门山炮，六挺机关枪，是姓陈的、姓罗的大财主出钱出粮帮他招兵买马，三年便成了玉林五县的大王。有了本钱，撵走姓陆的广西大王，就是这个李宗仁，还有个专出计谋的白崇禧，现在成了大王和二王。”

小山争辩说：“什么大王二王，他们都没老蒋大！蒋介石准是个大烟鬼，要不，罗家大屋的厅堂里挂的那个相怎么瘦得象山上的猴呢？听说这只瘦猴丢了好多好多兵马，北边天是撑红旗的穷人兵马打胜仗

了。”

一个年岁大一点的放牛娃说：“冯小山，你别传这些要挨杀头的话啦，大屋的‘老虎’会咬死你的！听讲现在蒋猴子当了总统啦！你懂吗？总统和皇帝一样大！”

“管他‘肿痛’不‘肿痛’，白老总的屁股少了一撮尾毛才真‘肿痛’啦！”小山扯着马尾巴，精心编织他的装鸟套。

听小山说得有趣，六、七个孩子哈哈笑得肚子都疼了。

小山哪里想到，拔了马尾，事情并没有收尾。现在笑得开心，灾难却在等着他呢。

火辣辣的太阳，晒得虎头村的田野发散出鱼虾腥味，田水滚烫了，一阵阵酷热的气浪真闷人。小山他们，好不容易才熬到太阳西落，从竹林里钻出来，吹响竹笛，聚拢牛群，回罗家大屋去。

“嘟嘟呜，嘟嘟呜！……”笛声响遍了虎头村。

这人口稠密的虎头村，有七、八百户人家。村中心的罗家大屋就是老虎窝。牛群沿着通到大屋门前的林荫路，走过了古老的青石板桥。这时，马夫骑着白老总，牵着大黄九走过石板桥，烈马“咳咳”嘶着，威风凛凛地昂头小跑，蹄声“得得嗒嗒”。小山骑在“大角”牛背上，听得马夫擦身过时哼了一声：

“老子报告司令，揍死你这个拔马尾的马骡！”

小山摸摸光脊梁，身上旧的鞭痕还没消失，新的灾难又来啦！他远远望见这个阴森可怕的虎头门，这高楼深院的两扇朱漆大门大打开，象是老虎张开了血盆大口；门楼下的两个炮眼伸出机关枪的筒子，就象老虎铜铃般的双眼；大门两侧站着两个卫兵，横着上了刺刀的七九步枪，就象老虎的门牙。看这副架势，好象要把周围的村庄和过往行人一口吞吃下去！

这大门外的河沟，围绕着石砌的高墙，沟边长着十多棵高大古老的荔枝树，树身长满了藓苔。小山想起前几年春天，“老虎头”罗福，一天就枪毙了七十多人。当时，罗福站在门楼上，指着那排荔枝树，嚷道：“我祖宗种的风水树快枯死了，要用共产党的人血，浇浇树根！重机枪，扫射！”一个个穿着破烂衣衫的人，被反绑着两手，脚上锁着铁镣，他们瞪着忿怒的眼睛，怒视着虎头门，在机关枪吼叫声中，一排排地倒在血泊里，血流满了大堤，染红了河沟里的水……

那年小山刚十岁上头，血灌荔枝树根的惨事，他亲眼看见了。孩子虽小也会想，这些打“老虎”的人一定是好人，可惜他们没有打死“老虎”，却被“老虎”吃了。

小山骑着牛走进虎头门，哨兵晃动刺刀叫：“下

来，下来！司令进门还下马，你们这些马驹敢骑牛进来？”

小胖在后面搭腔：“哪个司令，这不就是牛司令吗？”说得放牛娃哄笑不已。

这些守门狗，常常脚踢拳打交租人，动手动脚调戏妇女，动不动就开枪吓唬老百姓。小山恨死了这帮走狗帮凶，他猛把“大角”的尾巴一揪，“大角”低着头快步上前，晃动着锋利的角尖，吓得长脖子哨兵退了两步，贴墙站着不敢动弹，嘴里哇哇乱喊：“死牛！死牛！”

小胖他们忙抽打牛屁股，一时牛群“咯咯嗒嗒”，涌进了虎头门，把几个守门哨兵气得干瞪眼。

正当小山赶牛进栏的时候，罗家四虎正在大屋的议事堂里商量军机大事。

老四罗寿是师管区独立九团的团长，专门率部与我桂南各地游击队为敌。独九团所到之处，铲地皮似的抢掠财物，老百姓遭大殃。人们称独九团为“毒狗”，称团长罗寿为“铲地虎”。

此时，铲地虎罗寿从躺椅上跳起来说：“二哥，南路游击队越剿越多，要是整编师被白老总调到前线，你这个师管区司令，手下就只有我的独九团、各县保安队和警察，你靠什么去剿游击队？”

师管区的司令是老二罗福，他在罗家四兄弟中官

位最高，为人也最心黑手狠，所以人称：“老虎头”。他听了铲地虎这么一说，胸有成竹地答道：“不用担心，我已命令民国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年）夏季就征民国三十九年同四十年的兵，反正老老少少统统都要，就是木偶送到白老总手下，也得学会打仗！你那条‘毒狗’就跟广东的两个保安团协力进剿南路游击队，决不能让谢老大的游击队势力发展到三界岭以北！”

其它两只虎正想说些什么，“老虎头”的贴身副官，人称“臭虫”的蓝士仁带着马夫进来报告，说冯小山扯了白老总的尾毛，要不要处治一下……

笑面虎罗广，是县国大代表。此时他见冯小山正骑着“大角”牛，从厅前的大灰沙晒坪走过，便笑笑说：“二兄弟，虎头村这帮放牛娃，就数他最精最顽，你要是制伏了他，是个好马弁！”

罗禄是三界乡乡长，排行第三，因为抓壮丁，被老百姓打伤了脚，人称为：“瘸脚虎”。他说：“让小山当马弁，马尾毛不挨扯光才怪呐！让谢老大闹的我正愁新兵名额不够，干脆给他剃去半边头发，抓去当壮丁算了！”

老虎头最心爱他的白老总，冯小山胆大包天，竟敢扯白老总的尾毛，这还了得！他一边让马夫去牵白老总到大晒坪等候，一边叫蓝士仁去把冯小山抓到大晒坪来。

罗寨四虎一齐来到大晒坪，老虎头罗福从马夫手上拿过缰绳，从鬃毛沿着脊梁直到尾部抚摸了几下白老总。虽然马未加鞍，罗福还是一跃而上，纵马奔驰，绕着大晒坪跑了一圈，然后飞身下马，把缰绳交还马夫，转身对冯小山说：“哈哈，你这个‘牛司令’竟敢扯本司令爱马的尾毛，重重打你五十大板屁股也不为重；今天，本司令不打你，刚才你看见本司令是怎么骑马的吧，你有胆量自称‘牛司令’，那就象司令我那样跑马，看看你这个‘司令’是真货还是假货！”

蓝士仁听主子这么一说，连忙拉着冯小山走到马夫跟前，马夫把缰绳塞到小山手中。

冯小山长得还没有白老总高，他抬头看看白老总并没有“大角”水牛大，心想：“骑就骑，大角水牛都敢骑，还怕你这只没有角的白老总！”于是，冯小山拽紧缰绳，就象每天骑牛似的，双脚轻轻一跳，双手扒住白老总的脊背，要跨到马背上。膘肥体壮的白老总是罗福的专骑，平素本来就欺负陌生人，它是除了主人和马夫之外，是任凭什么人也不让他骑到自己的背上的。现在，居然有一个毛孩子要跨到自己的背上来，它禁不住暴怒地吹吹长鸣，一个尥蹶子，把冯小山重重地掀倒在地上。

罗福一伙见小山跌得鼻青脸肿，幸灾乐祸地大笑不止。白老总这畜牲以为是主人夸奖自己，温驯地低